



【悠悠我心】

天气里的故乡

□孙志昌

出发前一周，我在手机天气里郑重其事地添加了故乡聊城。

大连是常住，聊城是偶尔回去；一个在海边，一个在平原腹地，之间隔着广阔的陆地和海洋，此刻却被一条看不见的线联系起来。

从此之后，每天早上拉开窗帘前都会习惯性地点开蓝色图标——大连天气晴朗，气温在14-20摄氏度之间，西北风3级；往左一划，聊城多云转阴，气温为10-22摄氏度，南风2级。温差司空见惯，大连有雨时，聊城却阳光明媚。聊城发了寒潮预警，大连却是秋高气爽，两个城市就像是在进行一场比赛。

我处在中间，成了两头牵挂的人。

大连降温的时候，翻出薄羽绒服，顺手点开“聊城”，最高温22摄氏度，我愣了一下，脑子里无意识地想着：母亲这时候应该在晒被子，阳光正好，22摄氏度，穿长袖就可以——随即哑然失笑，竟然在操心千里之外的母亲要穿什么。念头一旦出现就再也压制不住了，之后每次遇到温差，心里都会默默转换，就像是母亲站在对面，等着我为她做出选择。

最牵动我心绪的是雨。聊城的雨下得绵长，一整天不停地下，打在瓦檐上，滴答滴答地响着，像是老座钟的钟摆，慢慢摆动。预报傍晚会有中雨，我坐在大连的家里，窗外阳光正好，心却飘了回去，晾衣绳上是不是还挂着母亲刚洗的蓝白格子被单？

我拿起手机，又放下。母亲午睡时，我怕发消息会吵醒她，不发又坐立不安，最后还是没忍住：“妈，聊城要下雨了，收衣服没？”

过了一会，她说：“收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我说：“手机里看的。”

她说：“哦。你那边冷吗？”

“不冷，18摄氏度。”

她发了一个“好”字，配上一朵玫瑰花的表情符号。母亲六十多岁了，所有的表情符号中她只用这朵玫瑰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们的对话变成这样，我问她收没收衣服，她问我冷不冷，两句话相隔几百公里，却好像面对面站着，互相从头到脚地看。

朋友笑我说：“你这不是看天气，分明是在报平安。”

也许他说得对，天气预报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天气预报，数字、图标、百分比都是没有邮戳的家书。大连晴朗，聊城下雨，我就在心里撑一把伞；大连风大，聊城无风，我就把牵挂放轻一些。两个城市在现实中需要两小时才能飞过去，在地图上相隔却只有三厘米的距离，手指一动，就像故乡在隔壁一样，打开窗户便能闻到院子里的槐花香。

昨晚又看天气，大连小雨，聊城多云。我给母亲发消息：“明天记得多穿点儿，早晚凉。”

她答：“知道了，你那边下雨，出门别忘了带伞。”

我关闭屏幕，窗外夜色寂静，手机里两个城市并排躺在一起，从此以后，不管到哪里去，天气中总会有一座聊城，以及母亲晾在院子里的被单、秋天第一场雨落下的声音、离家时她在巷口挥动的手。

【文化杂谈】

檐下暖风话芸香

【荧屏观澜】

年轻真好

——来自《太平年》的感悟

□王振华

最近被一部剧整破防了。

《太平年》讲的是五代十国那点事儿。本来以为这种历史正剧得端着茶杯，正襟危坐才能看进去，结果一打开就停不下来。豆瓣评分还没出，朋友圈已经刷屏了。

刷完之后，脑子里反复蹦出四个字：年轻真好。

剧里有个名场面。钱弘俶、赵匡胤、郭荣三个年轻人，刚经历过血战，眼前是尸横遍野的战场，脚下是破碎的山河。小年夜，三个人对饮一壶浊酒，各自说来年心愿。轮到郭荣，他复述了父亲郭威的一句话：“高官厚禄无足论，此生，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，于愿足矣。”东方日出，三个少年对着朝阳下的破碎河山，共同许下“致太平”的宏愿。

看到这儿，我眼泪差点下来。不是因为悲壮，是因为羡慕。羡慕什么？羡慕他们在二十来岁的年纪就敢对着天下许愿，羡慕他们心里装的“山河万里”“百姓安宁”，羡慕他们哪怕身处最黑暗的乱世，眼里还有光。

数据显示，《太平年》的观众里，18岁到24岁的年轻人占了35%。很多人不理解：现在的Z世代不是喜欢刷短视频、追甜宠剧吗，怎么会对一千多年前的冷门历史感兴趣？其实恰恰相反。这届年轻人，比谁都渴望“真实”。《太平年》把历史人物拍成了有血有肉、会纠结、会挣扎的人。钱弘俶从一个散漫王子，到目睹“白骨露于野”后的灵魂震撼，最终在“纳土归宋”与“钱氏尊荣”之间做出抉择。网友说得好：“放下王冠，托起苍生。”这种“放下”的勇气，比征服更难。

年轻是什么？年轻就是还没学会认命，还相信“可以选择”。剧里的每个人都在做选择。钱弘俶选择“利在天下必谋之”；赵匡胤选择杯酒释兵权，不学五代那些屠戮功臣的军阀。

《太平年》里最扎心的一句话，是那句反复出现的：“宁为太平犬，莫作乱离人。”五代十国是什么日子？“军士乏食，杀民为粮”的惨剧屡屡上演，汴梁城头旌旗屡易，官墙之内弑君夺位成常态，百姓颠沛流离，文人斯文扫地，礼乐教化形同虚设。那是真正的人间炼狱。“复饮太平年下一杯热酒”——在钱弘俶的年代，这是需要用一生去追求的宏愿。而在今天，这就是你下班后和朋友撸串，周末和对象喝奶茶的日常。

《太平年》里还有一对让人意难平的知己：李元清和钱弘俶。一个南唐臣子，一个吴越国主，注定站在对立面。但他们偏偏三观契合，默契到一个眼神就懂对方在想什么。网友感叹：“遇见即是知己，却偏偏站在对立面。”想想我们今天比他们幸运多了。我们可以选择为自己相信的事情努力，可以一边追剧一边查史书，在评论区里和陌生人互相补充史料，可以在抖音上看博主用三分钟捋清五代十国的人物关系网。这个时代给了年轻人最大的空间，你有很多选择，可以自由地成长，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。

《太平年》总导演杨磊说了一句话：很多人觉得和平是与生俱来的，但它其实需要守护。同样，很多人觉得年轻是与生俱来的资本，但它也会用完。所以，趁着还年轻，趁着还能被一部剧感动，趁着心里还有火、眼里还有光，好好选择，好好相信。

敬历史，敬当下，敬还年轻的我们。

□孙永庆

整理近几年来在报刊发表的散文，又有十多万字了，可以再出一本散文集。有些篇章是读书游历时的漫笔，写在济南书店淘书的经历，写游历名人故居的所思所想等；有些文字是读书时的杂感，比如读《文心独白》时对绘画意象的新解，也有品评《吉檀迦利》对东方诗学的再思考。这些文化拾遗和书边杂写，用个什么书名呢？这倒让我犯了愁。

某日午后，我在书橱前徘徊，想找些灵感。阳光透过纱窗，在书脊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我的目光不经意间落在了《风檐展读》上，封面刘文全先生的那幅题图让我想入非非。画境催生出书名《芸窗散叶》，也想起了自序的题目“檐下暖风话芸香”，是《芸窗散叶》的诗意表达，觉得甚好。

《风檐展读》已出版十多年了。这本书收录了我多年来买书、读书的文字，书名来自文天祥的诗句：“风檐展书读，古道照颜色。”我尤其喜欢这种读书的境界：在微风吹拂的屋檐下展卷阅读，仿佛能与古人的精神相遇。为了让这本书更有趣味，我特意请云南书画家刘文全先生创作了三幅插图，画意便是取自文天祥的这句诗。

记得有一年去云南，在好友郑千山先生的张罗下，与刘文全先生有一次晤谈。在普洱茶的氤氲香气里，我们谈起了当年他为《风檐展读》创作插图的过程。收到我的信函，他便开始构思插图，正好一阵春风徐徐吹来，拂过书桌上的书页，书香盈室，倏然间“风檐展读”的意境便浮现在眼前，脑际间生出插图的画面。他当即展纸研墨，以写意笔法连作三图：其一为蕉窗读书图，绿树掩映的轩窗里，读书人展卷而坐，读思自在；其二为春风茶韵图，茶香袅袅，书香萦绕，温馨宜人；其三为凭窗远眺图，书房主人临窗而立，眺望窗外的大千世界。这三帧墨宝，恰似我心中所想，爱书人真是心心相通，芸窗闲读漫笔，画出了我生活的常态。

“芸窗”一词，自古就是读书人书房的雅称。金代诗人冯延登有“芸窗终日无人到，坐看玄云吐翠微”之句。我的书房不大，却堆满了书，书橱从地面一直到房顶。每当夜深人静，独坐芸窗，翻书消闲，便觉得这是人生至乐。书架上那些或新或旧的书籍，每一本都有自己的故事。那三本精装本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扉页上，还留着三十年前某

位友人的赠言，被我认为文学路上的灯光。那册泛黄的《经典作家短篇小说传世作》，是大学时代省吃俭用买下的，书页间还夹着当年随手记下的札记：读英国作家司各特的《流浪汉威利的故事》，联想到莫言的《红高粱》；读哈代的《女诗人的婚外情》，感觉里面的情节过于巧合……青涩的笔迹透出岁月光影，也留下了美好的青春记忆。芸窗之趣，正在于这些与书相伴的细碎时光。

说到“芸窗”，便想到“芸香”。芸香本是一种植物，又名芸草，古人常用它防蠹护书。《梦溪笔谈》记载：“古人藏书辟蠹用芸。芸，香草也，今人谓之七里香者是也。”渐渐地，“芸香”成了书香的代称。唐代薛涛有诗云：“芸香误比荆山玉，那似登科甲乙年。”将书比作荆山之玉，可见其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。我常想，芸香之所以能成为文化的符号，不仅因其能驱虫，更因它那淡雅持久的香气，恰似好书给人的精神滋养，不张扬，却余韵悠长。

很多文人墨客与芸香结缘。宋代词人周邦彦爱芸香，有词曰：“乱花过，隔院芸香，满地狼藉。”当代作家东瑞在周邦彦诗词赏析的书里读到了对芸香的演绎，让他生发出创作的灵感，写出了小小说《芸香》，讲述一位女子为读书化身为芸香草，做成一枚枚芸草书签，她便能与书长厮相守。东瑞深情地写下题记：“献给天下所有的爱书人，也是向古代的女书痴致敬之作。”文人们让“芸香”二字承载了深厚的文化记忆。

现今社会已进入网络化时代，文化的传播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自媒体蓬勃发展，电子书、有声书、短视频等各种形式不断涌现。传统阅读是否会式微，纸质书还能走多远？在淄博海岱楼，我看到一对年轻夫妻在选书，当他们看见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旭烽的签名书《茶人三部曲》，难掩兴奋的心情，如获至宝；几个小朋友蹲在书架下翻看绘本《蜗牛想有一朵花》，露出天真的微笑……这让我有点释然。电子阅读固然便捷，仍有许多人喜欢指尖摩挲纸页的质感与油墨的清香。那些读书类自媒体，以新的方式传播着阅读的乐趣，激起许多观者寻读原著的欲望，数字时代赋予了“芸香”新的意蕴。

时代在变，阅读方式在变，但人们对精神食粮的需求不变，通过文字获得精神共鸣的喜悦，永远不会过时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